

拾缀残珠化神奇

——闻一多先生《一个史诗式的故事》初探

王 德 震

闻一多先生一九三六年开始,就在清华大学讲授《中国古代神话研究》,自称“于神话有癖好”。在他的未刊稿《中国文学史稿·史诗问题》中,辑缀了这样一则故事:

禹禅舜位,益禅禹位,启灭益自立。启得天下淫于声乐,作九歌。其妻有仍氏女,“黥黑而甚美,光可以鉴,名曰玄妻。”子太康烝之,遂叛启,逃于洛汭,御玄妻以从,故又称洛嫫,一曰宓妃,曹植所谓赋洛神者也。启征之,不胜。益之支庶有穷后羿,乘太康之难而攻之,杀太康而娶玄妻,有夏遂亡。羿臣曰浞,与玄妻通,复与其家众结谋叛羿,会羿出猎,相率距之于河滨而杀之,遂娶玄妻而代羿有天下。浞因羿室,生浇(盩)及豷。初,太康死,弟仲康逃居斟寻,仲康死,子相继立。相妻后缙,亦有仍氏女。浇伐斟寻,灭相,后缙方娠,逃归有仍,生少康焉,为有仍牧正。初,羿之死,其子亦被害,其妻曰女艾(岐),居观扈,思报父与夫仇而莫由。少康之在有仍也,浇求之急,乃逃奔有虞,遂与女艾谋,佯与浇通,将诱杀之。方浇在女艾室中,少康入袭,误断女艾头。浇逸出至户,少康又献犬追及杀之。

这则富于情趣的故事,小说家、戏剧家们正可借以驰骋文思。闻先生称它为《一个史诗式的故事》。它既不见于经史,也不见于先秦典籍,是从甚么地方来的呢?我们从故事梗概探本溯源,发现闻先生是用下面一些方法辑缀成篇的:

古本《五子之歌》的启示 闻先生深信华夏之邦的广大土地上,曾经流传过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。他认定“古本《五子之歌》

或即史诗的残骸”。①他说:

《虞夏书》内(容)经后人增饰修改,但故事的本质非战国时代所必须产生,故知必非当时人伪造。即以形式论,改动处恐亦不多,因叙述方式甚奇,与春秋以来任何文体不合。

基于这一观点,他希望把古本《五子之歌》的前前后后弄个明白。《天问疏证》的著述,为这一研究积累了资料,在这个基础上,他旁证博引,运用资料达五十余种一百五十余处,终于辑缀成这则神奇的故事。

先设想,后论证 自然科学中,为了解释某些规律性的现象,往往先建立一种“假说”,这种“假说”一经证实,就成为科学理论,如分子学中的“分子论”就是一例。分析闻先生手稿,似乎也有这样一个从假说到证实的过程。手稿中先列故事梗概,另一页又将故事逐句分写成行,下附论证材料;有的句后留有空白,似待补充材料;有的句后小字紧写,似乎原来留的位置不够;自“初,羿之死,其子亦被害……”以后,无论论证材料,说明有待完成。设想中的故事情节,论证时有所调整,如太康和玄妻的关系,由“子太康烝之”,改为“子太康似与玄妻有‘伊地普复杂’关系”;“御玄妻以从”也改为“御母以从”;其他改动还有多处。这种辑缀神话的方法,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,驰骋想象、构思情节、进行论证,并作进一步的考索,如有新的发现,再行修订内容。没有广博的学识和革新的思想,是无法完成这种复杂的辑缀工作的。

从事类上求统一 “启娶于有仍氏女，曰玄妻。”这一情节，史传上无法直接找到答案。闻先生根据启夔事相近，进行类比、统一，得出“启即夔也”的结论，使这一情节得到证实。他说：

《左传·昭廿八年》：“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，光可以鉴，名曰玄妻，乐正后夔娶之……”

案：启夔当系一人之分化。启夔双声叠韵字，夔称后夔，与后益（《天问》）、后羿同例，皆人君之称。夔典乐与启好声乐事合。夔子伯封为羿所灭（《左传·昭廿八年》）启子太康亦失国于羿（伪古文《五子之歌》）。

张超诮《青衣赋》：“有夏取仍，覆宗绝祀。”

说明启也取于有仍氏。②

这样，夔就合并为启了。

从音义上求本源 玄妻“或作玄妻，一曰纯狐，又曰雒嫫”。③ 闻先生这样考证：

疑本名“纯狐雒嫫”，纯狐雒即玄扈洛，洛水古称玄扈洛水，《中山（次四）经》：“阳虚之山……临于玄扈洛水，是为洛汭。”同上引《河图玉版》：“仓颉为帝，南巡狩，登阳虚之山，临于玄扈洛汭。”

《宋书·符瑞志》：“（黄帝）坐于玄扈洛水之上。”

玄与纯，扈与狐声俱近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、《士昏礼》：“纯衣”，《礼记·祭统》：“以供纯服”，《玉藻》：“纯组纁”，皆黑色，即玄衣，玄服，玄组纁也。

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：“莲藕觚卢”注引：张晏曰：“觚卢，扈鲁也。”

女居玄扈洛水之上，故曰玄扈雒嫫，或言之曰雒嫫，曰玄扈，字变作纯狐，或省言之曰玄妻，一作玄妻，其实一人而已。

古代神话本为原始人民生活信仰的反映，最初依靠口头流传，后人记录时各有所异，文字上的不同，也就在所难免了。从音义上考证原始神话的本来面貌，是闻先生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，在他的《天问疏证》、《伏羲考》、《东皇太一考》等著作中都可以见到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辨伪存真，还神话的本来面貌 太康烝

母，这在氏族社会，并不算重大的道德问题，希腊神话中，爱莱蒲司逐父浑德，以母奴克司为妻，代为主宰，生一极大鸡子，爱洛司（爱神）由此卵出。爱洛司造地创万物。④ 王昭君入匈奴后，被称为宁胡阏氏。呼韩邪死，其前阏氏子代立，成帝又命她从胡俗，复为后单于的阏氏。可见中外都有以母为妻的故事。只是中国封建社会，有整套伦理道德规范，奸子烝母一类的事是绝对讳言的。闻先生在这则故事的设想中说“子太康烝之”，而论证时又退让为“子太康似与玄妻有‘伊地普复杂’关系”，论证材料只有“奸子烝母”、“御母以从”、“五子家降”等语，论证工作有待完成。我们不妨从闻先生所著《天问疏证》中，将有关材料摘抄过来，以完成这一情节的论证。

《天问》：启棘宾商，九辩九歌。何勤（奸）子屠（烝）母，而（死）列分竟（境）地？

《离骚》：启九辩与九歌兮，日康娱以自纵，不顾难以图后兮，五子用夫家巷（阏）

伪《五子之歌》：厥弟五人，御其母以从，徯于洛之汭。

以上就是闻先生“奸子烝母”等材料的来源。他认为：

勤奸声近，勤子即奸子。乱在内曰奸（《九叹·惜贤》注）。五子家阏，故曰奸子也。居读为烝，《周南·卷耳》：“我马瘠矣”……《释文》并云“瘠本作屠”，是其比。烝，忧劳也。伪《五子之歌》曰：“厥弟五人，御其母以从，徯于洛之汭。”御母以从之说当有所受。盖五子叛父而挟其母以从，使其母忧劳，故曰“奸子烝母”也……竟，张惠言读为境，是也。五子据洛汭观扈之地以叛启，形同割据，故曰列（裂）分境地。⑤

《书·五子之歌》传释御为侍，御在古籍中常训为治或制，闻先生释御为挟，有控制、胁持的意思，这样，上引《天问》、《离骚》、伪《五子之歌》之文，就可分析为：

（由于太康和玄妻有某种特殊关系，）兄弟五人，挟持着母亲，待在洛水以北的观扈，并据观扈以和启相对抗，引起了一场近

亲之间的战争。⑥

夔就是启，已经上文论证，那么夔子伯封就是启子太康了，而伯封就是封豕，或称封豨。

《左传·昭廿八年》：昔有仍氏生女……乐正后夔取之，生伯封，实有豕心，贪婪无餍，忿怒无期，谓之封豕，有穷后羿灭之，夔是以不祀。

《离骚》：羿淫游以佚田兮，又好射夫封猪。

《淮南子·本经篇》：尧乃使羿擒封豨于桑林。

说明封豕是被羿杀死的，也就是说，太康是被羿灭掉的，而且羿从太康手上夺得玄妻雒嫫。

《离骚》：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，胡射夫河伯，妻彼雒嫫？

由此可以反证太康与玄妻的夫妻关系。⑦

在古代神话中，太康与玄妻的夫妻关系，还可以下列引文为证：

扬雄《宗正卿箴》：昔在夏时，太康不恭，有仍二女，五子家降。

张超诮《青衣赋》：有夏取仍，覆宗绝祀。所谓“有仍二女”，当指玄妻和后缙，后缙为夏帝相妃，生少康，少康是夏中兴之主，使夏归于“覆宗绝祀”的只能是更事三夫（故事中已述玄妻更事太康——羿——寒浞）的玄妻，

太康以玄妻为妻，可以无疑了。

辨真伪于蛛丝马迹之中，正是闻先生的高明之处。

闻先生研究神话，长于考索，在他的著作中，不乏考索赅博，立论新颖而翔实的神话论著，但辑缀神话故事，仅见这一则而已。而这则神话故事能辑缀得这么曲折多姿，也全凭他的考索才能和革新思想。看来，散见于古代典籍中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，只有认真加以辑缀，才能恢复它们光辉灿烂的面貌。

注释：

① 引自《中国文学史稿·史诗问题》手稿本，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于此。

② “昔有仍氏女，曰玄妻”，原写作两行，“有夏取仍……”这条材料附在“昔有仍氏女”之下，其它则附在“曰玄妻”之下。另一处，闻先生指出：“启与太康事迹相混”。

③ 这一情节的论证部分和设想时有差异。

④ 参见：茅盾《中国神话研究》，载《小说月报》1925年第十六卷，第一期。

⑤ 引自《天问疏证》第53页，闻一多著，三联书店出版。

⑥ 《书·甘誓》：“启与有扈战于甘。”亦即故事中所谓“启征之，不胜”。

⑦ 参见《天问疏证》，第54—55页。